◇闲情偶寄

泜河湾的芦花

[河北]米丽宏

在泜河湾湿地，连片的芦苇成了一景。盛夏时幔帐翠绿，白鸥起落，好似随时在推送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幅。当秋风吹起，秆叶泛黄，芦花扑散，一夜飞雪白茫茫；此时再去，那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力，更令人沉醉。

叶萌叶枯，花开花落，芦苇从头至尾一直是本色素朴。想到人们所谓的“思想”，不就是万事万物蜕掉表皮后那种本色的东西吗？芦苇被誉为“思想者”，或许有这种深意在吧。

白露节令后，野生芦苇呈现枯金之色，染黄了远远近近的滩涂水域。风起、风静，林立交错的苇秆，随风而舞，芦苇丛成了一片动荡的海。苇秆时时变幻着身姿，真个是：向者如迎迓，背者如诀别；俯者如伤愁，仰者如愉悦。芦花一开，更是声势浩大，灰白花穗随风扬起，似万千拂尘，有一种清扫寰宇的雄伟意趣。

若是傍晚，夕阳染红河水，芦苇也被镶上金边，芦花花穗虚蓬蓬的，笼一团透明的桔色……是的，此时此景，让人心潮涌动。

沙沙——沙沙——风吹苇叶，像河水在喧哗。除此就是安静，安静里却有万千气象与微声：尘埃落下，水汽升腾，枯掉的苇叶在水中腐烂，水虫儿在苇丛中渐渐入眠，为秆叶输送营养的汁液停止流动……芦苇的生机返回根须，回到寒凉的秋水。此刻，我是苇，苇也是我。我在随风起伏，我在扬花吐穗。我已无障碍与芦苇融为一体。

透透彻彻地安静一会儿，就好啊。

又一阵风过，叶与叶之间的摩擦，有色彩闪烁，它们让飞舞的芦花也有了声调。当苇秆俯身又直起，直起又俯下，这多像我们在人世间的行走，逆风顺风，摸爬滚打，甚至匍匐而行，就这么一直走到了中年、老年。

“芦花新雪秋缭乱”，这茫茫的芦花何尝不是多年来藏在梦境的那场大雪。我们长路跋涉，芦花满头，前行，跋涉。在那芦花尽头，可有没有一座房子，于风雪中，吱呀一声，柴门轻轻打开，为你，为我？

◇两代风景

跟着女儿学剪辑

[广东]朱保云

电脑屏幕的蓝光，映着女儿白皙的脸庞。我紧挨着她坐下，眼睛跟着她的鼠标箭头来回移动。

单位安排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学自媒体运营，这下，会拍摄、会剪辑，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

女儿今年读高二，平日里喜欢摄影。每次外出拍摄后，她会挑出喜欢的素材做成视频。雨天的炊烟、枝头上的小鸟、院子里的小狗、滴水的屋檐，都会被她拍下来收进视频里。久而久之，她的摄影和视频剪辑能力越来越好了。

我在旁边看她熟练操作鼠标，她快速按下一个组合键，我头脑一蒙，赶紧说，“刚才没看懂。”她回头扑哧一笑，说：“呀，忘记妈妈在跟学了，我重来一遍。”接着她继续往下操作：怎么调整视频的对比度和饱和度，如何对视频进行卡点剪辑、视频补帧、添加文本，怎么应用转场等等。一个小时学下来，我只觉得脑子不够用，女儿见我不时在手机上记录，赶紧把每个步骤都整理成文字信息，发到我手机上。

最后，她另外写了“十字要诀”发到我的手机上：动景静着拍，静景动着拍。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许久，心里突然泛起一阵软乎乎的暖意。想想从前，那个跟在我身后扎着小辫子的小丫头，我曾经俯身教她识字读书，如今，竟换成她站在我身边，不厌其烦地指导了。原来，时光飞逝，在不知不觉间，她已经长成能当我老师的大姑娘了。

◇尘世写真

月下滚铁环

[南京]肖玉荣

晚饭后，我和妻子骑车来到长江边的永济大道。初秋江畔，微风轻拂，凉爽宜人。我停好车，取下铁环，在月光和路灯的映照下，她在前面骑行，我在后面滚着铁环追逐，铁环发出“咝咝”摩擦声，揉进温柔的晚风中。

她骑得慢，我放缓脚步。她稍稍提速，我则加快节奏。尽管我滚铁环技术娴熟，但滚动三四百米，便气力不支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说，我们换着玩会。妻子也会滚铁环，不过有时控制不好平衡，铁环像个醉汉，东倒西歪的，不久“哐啷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她笑着说，还是你来滚吧。

这铁环是我和妻子相识不久后，在她单位附近的蒋王庙庙会上买的。那是二十年前的金秋时节，我去看她，恰逢举行庙会，路两侧摆了很多地摊。我们逛到一家铁制器物摊子，有铁铲、铁锹等，我一眼就看上了这个铮亮的青灰色铁环，还配着一把木制手柄的推钩。

喜欢铁环，源于我的童年时期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看到好几个邻里哥哥玩铁环，跑起来呼呼生风，自在洒脱。我恳求向一位本家哥哥借来铁环尝试，起初不得章法，没走几步，铁环就地“卧倒”。在他手把手的教导下，我牢记“一立二勾三靠四推”的口诀，稍稍掌握了一点技巧。就在我兴趣正浓时，他却收回铁环，自己玩耍去了。

好在父亲一直记着我的心愿。过了些时日，他拆下家里一只废旧水桶上的铁箍，送到村里铁匠铺，请铁匠回炉重打。铁箍经炉火烧软、铁锤反复锻打，修整成规整的圆环，再配一根细铁钩。一副铁环成型了，它黑乎乎的，但摸起来光滑、圆润，成为我童年最珍贵的玩具。

我有了属于自己的铁环，想在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。随着玩耍频次增多，我渐渐熟能生巧，能像邻居大哥哥那样操控自如，转弯、掉头、骤停，随心所欲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有一年中秋夜。天高气爽，皓月当空，清光铺满乡村。夜色安静，只有秋虫断断续续的鸣响。我拎着铁环、握着铁钩，向着田野滚去，寻找还在田间劳作的父母。

月光照在铁环上，泛着淡淡的青光。我手握铁钩轻轻借力，铁环稳稳贴地，一路向前滚动。脚步跟着快慢自如，晚风迎面吹来，耳边是持续的风声，伴着铁环咕噜咕噜的滚动声。夜色清朗，铁环在田埂小道上，晃悠着，前行着，顺畅而自在。

那是一个少年第一次感受到如风的自由。

繁星 水印版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：yzwbfanxing@163.com